

兼菜

◎周杰祥

妈妈年纪大了,更加执礼,以至于做什么事情都由着性子,照着老习惯,你说什么她都不听,怎么劝也不改,像个小孩子一样。

近两年,妈妈总喜欢往老家跑,还要在老屋住上几天。去左邻右舍坐坐,到本家旧友处走走,天南海北,家长里短,随意聊聊。一般都是国家形势、俄乌战争、海峡两岸、父慈子孝、人和家兴,满满的质朴,浓浓的情谊,含金量高,正能量足。

老屋年久失修,设施陈旧,又不那么亮堂。我就下决心,把老屋翻修了一番。装了空调、地暖、抽水马桶,最关键的是在厨房砌了土灶,安了两口大铁锅,铁锅中间再安了个汤罐。在院子里种了各种花草树木,还给妈妈开辟出了一块菜地,种上了季节性蔬菜。

妈妈在老家时间多了,我也就回得勤。有空得闲,便叫上几个朋友回去尝一下老灶烧煮的大锅饭、小锅菜。完全随性而起,兴之所至,临时动议,一喊就走。沿途在菜市场停靠一下,买几个菜,五花肉、剪了屁股的螺蛳,还有虾糍、臭干、凉粉什么的。

到了家,妈妈已经在厨房忙开了,见到我们,脸上笑开一朵花。

约好的朋友都齐了,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踩踩,摇摇,看看,转到院子里欣赏花草,凑在一起摇头晃脑,读书赋诗。

叶子有眼头见识,相帮打杂,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抹桌子,一会儿摆放碗筷。我系着围兜,在灶前掌勺,精心烧煮小半锅红烧肉。妈妈在灶膛添一把稻草,拉动风箱,大火舔出灶口,把妈妈的脸映得红红的。

浓郁的肉香飘出院落,开饭了。大家都斯文,但在吃上并不客气,筷子冲着喜欢的菜轮番出击。几个回合下来,进度就慢了许多。

这时,妈妈开始表现了。从左右照应起,先夹一块红烧肉按到叶子碗里,连声说:“你帮了忙的,辛苦了,你吃!”叶子忙说:“阿姨,我吃了好几块了,吃不下了!”叶子把肉夹给王老师,劝说:“你肚子大,能吃!”王老师受了表扬,觉得也应该吃下去,于是夸张地一口进肚。

妈妈伸筷,又夹起一块肉,往小陈碗里送。我朝妈妈直摆手,连声说:“你别夹,你别夹,他们要吃他们自己夹!”小陈推又推不了,吃又吃不下,既要考虑减肥,还要顾及礼节,就有点儿手足无措,哭笑不得。我只好说:“我来,我来!”

还能怎么样呢?

妈妈一向如此,做事认真,待人真诚。年轻的时候,她是基层干部,先当村妇女主任,后来任村支部书记,再后来又做上了乡镇企业的负责人,直到退休。

当干部的时候啊,家里有好多人来。村里的干部空闲聚会,乡里的干部下来检查工作,有时候就留在家吃个饭。这也是妈妈最开心的时候。

过去家里条件不好,请客并没有很多的菜,更不用说所谓的大菜了。能吃一顿白米饭或饺子,就是十分奢侈的事情。红烧肉算是最高档的菜,再有就是煮条鲢鱼、炖盆蛋、烧碗百叶豆腐,其他都是自家田里长出来的,黄瓜、茄子、韭菜、丝瓜。可只要家里来

了客人,妈妈一定会倾其所有,把家里最好吃的拿出来招待客人。客人碗里的饭还没吃完,她会又盛上一碗饭,趁着客人不注意的时候,迅速扣到客人碗里。有时候还会在碗底垫上几块红烧肉。

妈妈这辈子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好给人兼菜。吃饭的时候,她不看自己的碗,总是瞄着别人的碗。她会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给每个人兼菜。她总是生怕别人吃不饱或者自己招待不周。

为了这事儿,我不知道说了她多少次,她都改不了。我说现在大家都不乱吃的。这生活好了,大家都在忙着减肥,吃菜不多,至于主食就吃得更少了。我跟妈妈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总是怕别人吃不饱,你也不要怕吃不了浪费了,我一会儿打包都带走。”我还跟妈妈讲,现在电视上每天都在宣传,提倡要用公筷,你不要给别人兼菜,不卫生。她却有自己的道理,她说你们小时候吃东西都是我嚼碎了喂你们的,也没有不卫生,也没有影响你们长大,不都蛮健康的嘛。她这么一说,我真的不好再说什么了。

冬至那天,妈妈煮的饺子让我们胃口大开。她不停地给我们碗里兼饺子,我又责怪起来:“妈,你的老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不要给别人兼菜,好不好?”妈妈似乎没有听到,还把自己盘子里的饺子往我的碗里兼。我条件反射似的把碗拿开了,一个饺子掉落在地上。妈妈的脸上划过一丝失落,她弯下腰,尴尬地捡起来。看到这一幕,我心痛极了。霎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后悔和对自己的鄙视油然而生。我怎么能这样对待妈妈?我是在嫌弃她吗?难道我们不是在她的喂养中长大的吗?她不就是想让我多吃点吗?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她呢?为什么不能领会她的心意呢?我想接过妈妈捡起来的饺子放到自己碗里,想用这样的行为表示对她的尊重,想用这样的方式赢得她的谅解。然而,这次妈妈却拒绝了我,她默默地将捡起的饺子放在了自己的碗里,可是她每吃一口,我的心就抽动一下。妈妈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我知道她是忍着。她肯定是生气了,是的,她是应该生气的。

妈妈再次默默起身,熟练地从锅里盛上“干净”的饺子。这一次,我连忙迎了上去,接在自己的碗里。这几个饺子,我吃得香、很香。妈妈一直看着我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睛再次眯成了一条缝。我似乎又听到妈妈说:“孩子,多吃几个,你就不会冻到耳朵。”饺子在我们老家叫扁食,貌似耳朵。小时候吃饺子时,妈妈经常念叨这句话。我的心里再一次酸酸的,不敢看妈妈,怕她看到我眼中的泪花。我低着头使劲地吃着……

曾几何时,我对妈妈的兼菜行为总是充满了埋怨和指责,直到今天,我才恍然大悟,妈妈兼在我们碗里的不仅仅是饭是菜啊,而是对我们深深的爱——永远也改变不了的母爱!

兼菜,一如北方人的端酒。生活艰难,厚人薄己,所谓待客之道,礼数是一点儿也不能少的。现在的日子太好过,但那种数千年植入基因的礼数丝毫没有退减。敬人,勤俭,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妈妈还会热情地给客人兼菜。只要妈妈不尴尬,尴尬的都是我们。也罢,由着她吧。

芬芳
一叶



青山郭外科

◎张超

冬瓜情

◎龙水

玉兰
一瓣

“一个胖娃娃,身上施薄粉,上下长满刺,多肉又多籽。”年幼时,母亲边说着植物的打油诗,边让我猜测是什么。受母亲的教诲和熏陶,我对瓜果蔬菜都有八珍玉食之感。尤其是价廉物美、营养丰富的冬瓜,更是情有独钟。

清明前夕,乍暖还寒。清晨,瘦弱的母亲来到田里,她掀开沾满露珠的薄膜纸,用刀子将一棵棵育在大田、长有两三片嫩叶的冬瓜秧、黄瓜秧等小心翼翼地挖出,然后装在篮子里,来到她早已选择好的沟边、树下、砖瓦堆放地等。她娴熟地用刀子挖出一个个碗口般的小洞,拔除四周的杂草,将秧苗轻轻放入洞中,浇足水后,再用泥土填实。

早春时节,气温忽高忽低,为防止秧苗受冻害,母亲扯下几块旧薄膜,在秧苗四周插上小树枝,用薄膜围住四周,底部压上土,再在薄膜顶端开出一个透气孔,让秧苗充分吸收阳光和雨露滋润。

当和煦的春风吹来的时候,冬瓜苗冲破为其遮风挡雨的温室,摇头晃脑地伸出毛茸茸的脑袋,打量着这个陌生而又亲切的世界。三天两头都要去看一下瓜秧长势的母亲则不失时机地将裹在冬瓜藤上的薄膜拿掉,并施足有机肥,又在附近放上一堆堆柴草,好让冬瓜藤安营扎寨。

随着雨水的滋润和地温的升高,仿佛一夜之间,冬瓜藤蔓一下子分蘖出多根藤来,在藤蔓的最前端,高擎着许多银丝般的半圆形,它们就像开路先锋似的,一旦触及哪儿,后面的藤蔓大部队便蜂拥而来。那纵横交错的藤蔓,浩浩荡荡,奔向四面八方。

远眺,那铺天盖地的冬瓜藤宛如一块硕大的绿绸;那微微上翘,犹如蒲扇般的冬瓜叶紧挨在一起,不时发出喃喃细语的声响;那一根根粗壮的藤蔓腋下,绽放出一朵朵金黄的花蕾,有的含羞待放,有的迎风开放,引得小蜜蜂纵情放歌。

母亲瞅准时机,来到密密匝匝的藤蔓间,伸手将一根根从冬瓜藤上生出的新枝摘掉,这样既可防止营养的流失,又可确保主藤的营养供给,加快冬瓜结果。

下手准、狠的母亲对观看的邻居边说边做示范。果然,没几天,一根根冬瓜藤的黄花上结出一个个毛茸茸的细长的瓜。随着瓜一天天长大,母亲叮嘱我,瓜姐不能用手去摸,否则要黄掉的。

小暑前,我家的冬瓜已经长得圆滚滚。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就像体谅我们饥饿的冬瓜日长夜大。不几天,母亲将第一条冬瓜摘回家,削皮去瓢,将那洁白如玉的冬瓜切成小块洗净,再剥上一把毛豆籽,然后生火做汤。

看着碗里那热气袅袅、香气氤氲、洁白黏稠的冬瓜汤,心里早就痒痒的我用筷子夹了块冬瓜就往嘴里送,尽管被烫得龇牙咧嘴,但酥软绵绵的冬瓜和香香脆脆的毛豆籽让我一饱口福。那时,夏天一道冬瓜汤不啻一道清热解暑的大补汤。

母亲三天两头变戏法似的做冬瓜菜。炒冬瓜、红烧冬瓜、冬瓜烧豆腐、冬瓜剁碎包饺子等轮番上场。七月半、八月半,生产队杀猪,家里分到肉时,我们更是吃上了香喷喷、满嘴流油的冬瓜肥肉汤。

晚秋季节,冬瓜藤叶由青变黄,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冬瓜藤下躺满了一条条青色或黑色的冬瓜。母亲带着我们将冬瓜挨个摘下抬回家,在送给邻居和亲友的同时,母亲将剩下的冬瓜轻轻地摆放在纸箱或泡沫盒里。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全家喝上一碗暖暖的冬瓜汤,胜过琼浆玉液。逢上暖冬,犹如夏天一样味道的冬瓜还能吃到春节后。

7年前,母亲过世后,耳濡目染母亲种冬瓜的妻子每年也种冬瓜。她不仅继承了母亲的传统做法,而且在冬瓜的品种上精挑细选。过去,我们家种植的冬瓜最大的有数十斤,一顿吃不掉,剩下的或烂掉,或扔掉。现在妻子种的冬瓜改成“猫儿”品种,最小的仅为两三斤,最大的才四五斤。瓜小成熟快,不到盛夏,我家就吃上了洁白如雪、甘美清新的冬瓜。

去年,我家共收获了上百条小冬瓜,除了留足自己吃外,其余的全部送人,一条也未浪费。今年,照样如此。